

傷寒論研究

R 252.3  
9-1

自序

余謂傷寒六經。因病狀而定之名詞。靈樞經絡。爲病後推得之徑路。此言乍視之似無關緊要。其實不明此理。中醫總無由入科學軌道。傷寒論從靈樞素問產生。靈素爲中國醫學之祖。而此兩書於臟府部位及其作用。均不明瞭。例如肝之部位偏右。而靈素以肝配五行之木。木主生氣。其位在東。於人體在左。爲之說者不明靈素肝臟在左之理。乃云肝雖在右。其氣在左。此種曲說。何能服人。又如靈素所言膈中與脾。此兩物以今日實驗一相比附。幾莫可指名。甯非怪事。凡此皆極粗極淺。

者。猶且如此。至略言體功作用。乃無一相合者。雖欲曲爲之說而不可得。如余君雲岫靈素商兌所言。已昭然在人耳目。余君嘗函余。謂閣下總無由爲靈素辨護。當時復函僅言。但能澈始澈終明瞭其理。自足成一家之言。驟視之。似答非所問。其實余所欲言者。初非八行箋紙可以了事。且余之所欲言。皆古人所未言。苦無書可以佐證。故竟不答復也。夫靈素爲醫學之祖。而臟府部位不明。體功作用不曉。安得不受攻擊。縱余君不言他日。亦必有言之者。而今日中醫界中人道及余雲岫三字。輒爲蹙額。須知余雲岫無德於中醫。不爲中醫維持。

飯碗亦無惡於中醫。不蓄心打破中醫飯碗。而後快。不從學術進退大問題着想。僅於余雲岫個人而生惡感。等是妄談六經六氣之顛預頭腦而已。余夙聞東國二百年前中醫盛行。有吉益東洞者。專攻仲景之學。排斥當日彼邦盛行之丹溪學說。號稱復古。治病奇驗。彼邦推爲醫傑。而亟欲一見其著述不可得。近著傷寒研究既脫稿。有骨董商以東國舊醫書數十種來售。就中專論傷寒者二十餘種。余悉購之。乃能略見東洋醫學淵源。其所言大都明白了當。賢於我國陳喻諸家。惟於仲景撰用素問之語。多不能貫通。似以仲景學說與素問

無甚關係。故多疑仲景自序一篇爲後人僞託者。此實不可爲訓。又於醫學太初第一步。亦不甚明瞭。意者東國中醫衰落。卽以此歟。夫吾所謂太初第一步者。卽五行六氣本於四時之理。所以必以四時爲言者。卽因四時爲生物所從產生之故。故曰太初地一步。語詳拙著見智錄。茲不俱贅。必明所謂太初地一步。然後知內經所由發生。必明傷寒六經爲人身所著病狀之界說。靈樞經穴爲病後推得之徑路。然後知中國醫學之所由成立。知其所由發生。與所由成立。然後靈素傷寒之言。有研究之價值。其訛字錯簡有整理之方法。從來注家。

妄言曲說有糾正之標準西洋醫學有他山攻錯之效  
用此卽吾所謂新中醫雖舉世皆左袒余雲岫雖類似  
靈素商兌之書有千百種吾亦自反而縮不加貶矣癸  
亥十二月九日鐵樵自識

傷寒論研究目錄

卷之一

總論

仲景自序

傷寒論六經上篇

傷寒論六經下篇

傷寒論提綱上篇

傷寒論提綱下篇

卷之二

用藥之討論

傷寒論研究

目錄

卷之三

中西病理互證之難處

傷寒類西國病理略并論

傷寒西說

潛伏期可以證明中說不卽病之謬

傷寒病型與傳經

治療法之討論

對於病型說之商確

合併證存疑

流行性脊髓炎與瘧病



卷之四

附列醫案之所由

溫病忌表說之誤事

治太陽不傳經之證據

脈短必死之心得

熱至百零五度零六不死

脈之研究

傷寒論研究卷一

武進惲鐵樵學

受業

總論

江陰章巨膺  
金山何公度  
武進徐衡之  
上海顧雨時

參校

光陰不倒流。人事因無不演進。此天地間惟一之原則。故歷史為演進的。學術亦演進的。進步之遲速。則視環境之因緣。斷無背此原則而反退化之事實。其有一事一物或一學科。互數千百年之長時間。絕無進步可言。而且揆之近頃。反較從前遠不如者。此非事實。乃幻境。一旦環境變換。必如水之潰防決堤。有神速之進步。補償其前此停滯不進中所損失之歲月。歐洲僧侶柄政

時代。學術無進步可言。猶之我國。十九世紀一稔之中。奔軼絕塵。則償其前此遲滯中所損失之歲月矣。歐風東漸。我國固有學術。幾無物不受破壞。然因有科學方法。古代諸子皆經一番整理。國人能讀古書者。較之三十年前。人數之增多不啻倍蓰。則此後政治學術。有奔軼絕塵之進境。已萌芽孕育於此三十年之中。亦未可知。凡此動機。皆環境爲之因緣。顧醫學則何如。今日西醫徧中國。西醫之學說。有風起雲湧之觀。中醫受其壓迫。勢力日縮。環境之變換不可謂不甚矣。而中醫界竟寂焉無聞。間有著書參用西說者。不過一枝一

葉無澈底之研究。間有研求古籍者。號稱保存國粹。其實枝枝節節。不能爲根本之解決。如此者已如鳳毛麟角。不可多得。其大多數則不識不知。我行我素。湯頭歌訣。溫熱經緯。足以維持飯碗。於願已足。學術進退之大問題。則視聽所不及。思想所不到。宜乎漠然無動於中。而黠者爲標榜聲譽計。爲發展營業計。亦居然以出版品相號召。及視其所爲。則滿紙陳死人之唾餘。參以不可究詰之嚙語而已。出版者以標榜聲譽爲目的。購閱者若相喻若不相喻。亦卒以名譽歸之。而於學術之自身。則絲毫無補。環境之變換。不能有幾微之影響。則何

故歟。曰。若此者。亦幻象而已。

內經託始於歧黃。所言多不易了解。在昔已屏諸道家之列。歐風東漸。陰陽五行之說。益爲國人所吐棄。其書遂若存若亡。此其一。醫之爲伎。不僅在讀書。又在經驗。而有經驗者。類不能讀書。能讀書者。又苦無經驗。是以心知其故者。不能言。而能言者。總不免隔靴搔癢。他國之醫學。爲學術界之一部份。而我國之醫。與學術界離而爲二也。此其二。有此二因。醫之遲滯不進。甚於他種學問。固宜。

地質之進化。動植之進化。人種之進化。罔不由於自然。

若學術之進化。雖亦不外自然律之支配。要不能無仗於人爲。鄙人一知半解。不足當著作固已。然既有此一知半解。在理不當自菲薄。以故雅不自量。貿然以醫學之進步引爲己任。雖我所貢獻者。其成分或比諸滄海之勺水。泰山之一拳石。要之已盡其蟻馱一粒之義務。此則本書之所由作也。

西國醫學日新月異。真理之獲得無歲無之。而我猶奉四千年前之內經。二千年前之傷寒論。以爲治病方法盡在於此。播弄古董。自矜獨得。不顧他人齒冷。豈非笑話。然則前此著羣經見智錄以解內經。今又作傷寒研

究以釋傷寒論。果何爲哉。曰。余固有余之思想。以當前之事實爲因緣。以將來之進化爲結果。則居今日而言醫學改革。苟非與西洋醫學相周旋。更無第二途徑。夫所謂與西洋醫學相周旋。初非舍己從人之謂。陳良之徒。見許行而盡棄所學。是陳良之學。值許行之學而敗滅。有何改革進步可言。又非漫然雜糅之謂。今日時下少年。日本草帽。西洋皮鞋。中國長衫。又豈得指如此者。而名爲中國式服裝。然則奈何。曰。必須有整齊之系統。獨立之組織。譬之流水。匯衆流以爲江河。而名從其源。譬之樹木。吸肥料以榮枝葉。而生機在本。在昔魏晉齊

梁佛學漸次輸入中國。至宋與吾所固有者化合而成理學。是卽絕好先例。故鄙意以爲中醫無演進價值則已。中醫而有演進之價值。必能吸收西醫之長與之合化。以產生新中醫。此則余之思想也。夫曰吸收。曰化合。一孔之見。以爲是今後中醫必循之軌道。然欲中醫入此軌道。則有先決之問題。

吾聞中醫之議西醫矣。其言曰。西醫解剖誠精。然只能驗死體。不能知活人。人之生也以神明氣血。既死則氣已絕。血已不行。神明已滅。有形之迹象可求。無形之功用終不可覩。則解剖究何益哉。今之中醫能爲此語者。



蓋十人而九。甚且藉此自寬自解。不復有精進改革之志願。吾憶閱微草堂筆記有一則譏傳聞之不確。謂是鄉裏人談城裏事。中醫之論解剖。殆可謂鄉裏人談城裏事也。此中醫未能知若何是西醫也。吾又聞中醫之論熱病矣。其言曰。傷寒從表入裏。溫病由裏出表。於是。有傷寒下不厭遲。溫病下不厭早。與夫溫病忌表諸謬說。(參觀四卷溫病忌表案)此類謬說之書。且汗牛充棟。今日時醫泰半宗之。是中醫未能知何者爲中醫也。中醫不知何者爲西醫。尙可強作恕詞。中醫而不知何者爲中醫。吾不知其立腳地點所在。中國醫學自金元而

後。逐漸退化。至前清而真理愈晦。皆坐不知何者爲中醫耳。戊戌而後。垂三十年。著作界不見有中醫學說。皆坐吾中醫既不知何者爲中醫。復不知何者爲西醫耳。天下斷無不能知己知彼而能取諸人以爲善者。故求吸收。求化合。當先求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吾所謂先決問題也。是故著見知錄以釋內經。著傷寒研究以釋傷寒論。是告吾同業。中醫畢竟是底樣。一回事。傷寒研究兼及西國醫學者。是告吾同業。西醫畢竟是底樣。一回事。

仲景自序

吾讀仲景傷寒論自序。有一種異常感覺。以爲欲得傷寒真理。非空絕依傍。屏去一切註釋。專讀白文不可。蓋吾儕之思想。苟爲註釋所束縛。卽不能有獨到之心得。猶之仲景之治醫。苟爲當日時醫所束縛。卽不能橫斷衆流。直入軒岐堂奧也。自序云。上古神農岐伯伯高雷公少師少俞仲文。中世有長桑扁鵲公乘陽慶及倉公。下此以來。未之聞也。又云。觀今之醫。不念思求經旨。各承家技。始終循舊。又云。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觀此數語。有可異者。世稱仲景學醫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是仲景故自有師。其著

傷寒論。自當在學成之後。在理多少。當有祖述師說之處。而本論中救逆諸法。皆直叱當日醫師用藥之謬。無一語及於師承。且循繹序文中言。全不爲其師少留餘地。則可知張伯祖者。亦不過當日時醫之一。亦不念思求經旨。各承家技。始終循舊之一人。而仲景之醫。乃赤手空拳。爲山平地。純粹因感傷橫夭。從勤求古訓中得來本領。惟其如此。則其最初第一步思想。必爲人之死以病。病之起以熱。人類患病。何故必先發熱歟。度當日時醫之治傷寒。必有其習用之藥。既投以習用之藥。爲事已畢。不復一勞其心。所謂承家技各循其舊也。若問

患病何故必發熱。則必瞠目不解。在二千年前。問何故發熱。並世既無可質證。勢不得不勤求古訓。內經云。陽勝則熱。陰勝則寒。又云。陽虛則寒。陰虛則熱。是卽何故發熱之絕好答案。是卽傷寒論撰用素問之發源地。吾爲此言。有絕大關係。須知就本有醫學治醫其事爲因襲的決不能軼乎固有範圍之外。惟不滿意於當時之業醫者而懸一何故患病。又何故發熱之問題。從此處研求其事爲創造的試以今日爲比例。吾儕苟從葉天士醫案。或溫病條辨。溫熱經緯入手。不然。或從金元四家入手。或從張景岳。張石頑入手。或從陳修園。喻

嘉言入手無論取何途徑入之既深卽如驢子旋磨凍  
蠅鑽紙竭畢生精力窮年兀兀至於皓首終不能出其  
範圍若棄去一切而讀素問不通則已通則豁然開朗  
如登泰山之顛而望羣峯彼金元以下諸家直崿嶮耳  
以是知仲景治醫不復知有斷潢絕港皆此創造的精  
神爲之也吾爲此言世人或以爲狂妄然人之欲善誰  
不如我並世不得知音他日當有首肯余言者而居今  
之世欲求中醫與西國醫學相化合而吸收其精華不  
精研素問傷寒其道亦無由矣

傷寒論六經上篇

傷寒論第一重要之處爲六經。而第一難解之處亦爲六經。凡讀傷寒者無不於此致力。凡註傷寒者亦無不於此致力。卒之能得真義者竟無一人。此處不解全書皆模糊影響。有何醫學可言。嘗憶某名人之言曰。中國儘許有良醫。然斷不能以其所學傳授於人。此兩語驟視之極費解。然按之事實。確是如此。夫醫術果良。自無不可以傳授他人之理。必心所能喻。不能使人共喻。然後其術不傳。若是者。非術之精微。不可言喻。乃因其學說不能澈底明瞭。故也。學說不能澈底明瞭。雖能生死肉骨。謂之不良也。可若鄙人所研求而得者。可以自喻。

可以喻人。無絲毫模糊影響者存於其中。此則差堪自信者。今爲之逐層推論如左。

自來註家皆言太陽主一身之表。陽明主一身之裏。少陽主半表半裏。吾請得申說其義。曰。太陽之爲病。常惡寒。惡寒乃皮毛上感覺之事。皮毛是軀體最外層。故太陽主一身之表。此可解者也。陽明病爲胃家實。陽明府證發熱神昏譫語。用承氣湯下之。得燥矢則熱解。譫語亦除。是發熱譫語之故。由於燥矢。燥矢在腸胃。腸胃爲軀體之裏面。是陽明主一身之裏。亦可解也。少陽主半表半裏者。少陽之爲病。發寒熱。先寒而後熱。釋之者曰。



病邪從裏出表。至太陽則惡寒。病邪從表陷裏。至陽明則惡熱。少陽之外一層爲太陽。內一層爲陽明。故曰少陽半在表半在裏。此猶之可解也。然雖可解。而已有不解者在。太陽有惡寒之病。太陽亦有發熱之病。何以少陽之出表者純粹惡寒。且皮毛爲表。腸胃爲裏。此半表裏之少陽。其在皮毛腸胃之間乎。至於三陰。其說乃不可捉摸。太陰爲至陰。故無熱可發。厥陰爲兩陰交盡。少陰爲太陽之底面。故太陽之病有直傳少陰者。考之諸家之說。大略相同。大都如此。夫三陽既有表有裏有半表裏。則三陰當亦有地位可言。太陰爲至陰。揆之陽

在外陰在內之義。既云至陰。卽當居最裏之地位。然而厥陰爲兩陰交盡。既是陰之盡處。似當較太陰所處地位爲更裏也。少陰爲一陰初生。其地位近太陽。似少陰當爲三陰之表。少陰爲表。厥陰爲裏。豈太陰爲半表裏乎。徧考各家。均未言也。或又引內經「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之文。准此以談。爲開之太陽爲表。則主開之太陰亦當爲表。爲闔之陽明爲裏。主闔之厥陰亦當爲裏。爲樞之少陽爲陽之半表裏。爲樞之少陰亦當爲陰之半表裏。然而各家均無此說。抑又何邪。腎與膀胱相表裏。肝與膽相表裏。

脾與胃相表裏。將膀胱之足太陽爲表。腎之足少陰亦爲表。膽之足少陽爲半表裏。肝之足厥陰亦爲半表裏。胃之足陽明爲裏。脾之足太陰亦爲裏乎。揆情度理。似乎此說爲近似。然而各家均無明確之表示。何以於三陽則言之鑿鑿。於三陰則絕口不談。揭開假面具言之。各家雖甚致力於六經。各家於六經之三陰均未能澈底明瞭也。朱子有云。吾讀書未盡一頁。不敢讀第二頁。未盡一卷。不敢讀第二卷。所謂盡者。謂能盡行明瞭其意義也。今各家於六經之三陰。既未能了了。何有於以後種種。而如喻嘉言者。流方且大放厥詞。連篇累牘。刺

刺不能休是亦不可以已乎。吾近得東國喜多村氏所輯傷寒疏義。其序文中有一節言六經極明白了當。爲我國註家所未能言者。茲錄之如左。亦他山之助也。

喜多村之言曰。本經無六經字面。所謂三陰三陽。不過假以標表裏寒熱虛實之義。固非藏府經絡相配之謂也。此義討究本論而昭然自彰。前註動輒彼是組合。大與經旨背而馳矣。此編指傷寒疏義六病諸論。所以不敢襲前人也。本論所謂三陰三陽。所以標病位也。陽剛陰柔。陽動陰靜。陽熱陰寒。陽實陰虛。是卽常理。凡病屬陽屬熱屬實者。謂之三陽。屬陰屬寒屬虛者。謂之三陰。

細而析之。則邪在表而熱實者太陽也。邪在半表裏而熱實者少陽也。邪入胃而熱實者陽明也。又邪在表而虛寒者少陰也。邪在半表裏而虛寒者厥陰也。邪入胃而虛寒者太陰也。惟表熱甚則裏亦熱。故裏雖乃義同。始熱而病未入胃。尙屬之太陽。表寒甚則裏亦寒。故裏雖乃寒而病未入胃。尙屬之少陰。少陽與厥陰共病。羈留於半表裏間之名也。陽明與太陰共邪犯胃之稱也。故不論表裏寒熱。病總入胃中者。謂之陽明與太陰。蓋六病之次。陽則太陽。少陽。陽明。陰則少陰。厥陰。太陰。但陽則動而相傳。陰則靜而不傳。然其傳變則太陽與少

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以太陽虛則是少陰。少陰實則是太陽。少陽虛則是厥陰。厥陰實則是少陽。陽明虛則是太陰。太陰實則是陽明。是乃病傳變化之定理。三陰三陽之大略也。本文指傷寒論三陰三陽次序。原於內經熱論。非敢有錯。蓋義不得不然。惟至論病之傳變。則固不得拘編次之先後也。前輩此義不晰。使人於暗中摸影。不亦疏也哉。

章太炎先生評

大著引喜多村說。謂太陽虛卽是少陰。少陰實卽是太陽。少陽虛卽是厥陰。厥陰實卽是少陽。陽明虛卽

是太陰太陰實卽是陽明此義柯氏已發之柯以太  
陽爲心由今驗之太陽病在營衛營卽血脈內屬於  
心是爲心之表而少陰則正是心臟太陽虛血脈不  
能抗客邪則直薄於心病見跖臂爲手足厥矣若心  
臟本實則客邪祇能至周身血脈而不能直薄於心  
是以太陽病唯見表面發熱也柯又謂胃家不實卽  
太陰病亦與喜多村同義唯少陽厥陰柯氏未論蓋  
少陽病多指三焦少指膽腑而厥陰則多指肝臟少  
指心主有不能互推之理然厥陰病心中疼熱則病  
自在膈中卽膈中厥陰部也亦與三焦相應唯三焦

虛津液不布故厥陰病必爲消渴與所謂少陽虛卽是厥陰者甚合

按喜多村所言。實有至理。我輩於六經不了了。在最初時尙耿耿於心。稍久漸漸淡忘。及爲人治病。稍久則不復措意。豈但不措意。亦竟忘其所以爲了解。偶值後輩問難。方且多爲遁辭。曲說。卒至人我皆墮五里霧中。此卽所謂良醫不能以其術授人也。此中情形。不可謂非自欺欺人。頭腦顛預。幾乎不可思議。試問從成無己。龐安常以至雍乾間諸註家。誰能逃暗中摸影之誚者哉。



傷寒論六經下篇

喜多村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然古人創此學說。究何所根據。古人已知人身有臟腑。何以不言臟腑而言六經。六經之在人身。究在何處。可以明白爲之界說乎。此皆醫家所當切實研究。而不容小有含糊者也。前於拙著醫學羣經見智錄已略言內經五行之理。茲復申言吾意。以解釋傷寒六經。若以吾左方所言。與見智錄所言互相參證。更合之喜多村之說。則臨診時。可以胸中了。指下無疑。今問六經何自來乎。曰來從六氣。六氣何自來乎。曰來從四時。四時有溫涼寒暑。萬物以生長收

藏。人處四時之中。每一時期。有一時期。特殊之感覺。春  
夏和煦。秋冬凜冽。此其常也。反常則病。六氣曰風寒暑  
濕燥火。風非空氣動之風。寒非直覺之寒。火非然燒物  
質之火。內經曰。風勝則動。寒勝則痛。暑勝則浮。燥勝則  
乾。濕勝則濡。寫風寒燥濕乃氣候之名。詞動痛濡寫乃  
人體所標。著此必天人相合而後見者。故問六氣爲何  
物。則徑直答曰。六氣者。人體感氣候之變化而著之病  
狀。六經之三陽三陰。非與臟腑配合之謂也。謂太陽是  
膀胱。少陽是膽。厥陰是肝。無有是處。腎與膀胱相表裏。  
太陽可直傳少陰。肝與膽相表裏。少陽何以不直傳厥

陰脾與胃相表裏。陽明何以不直。傳太陰。仲景辨太陽之病。項背強痛。或惡寒。或惡風。少陽寒熱往來。少陰踈臥。但欲寐。與腎與膀胱與膽。何與。故問六經爲何物。則徑直答曰。六經者。就人體所著之病狀爲之界。說者是也。是故病然後有六經。可言不病直無其物。執不病之軀體。而指某處是太陽。某處是陽明。則不可得而指名。然則何解於靈樞之經絡。曰。經絡云者。亦病而後有者也。內經言陰陽。是有其物也。歧伯曰。陰陽者。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而循環回轉。道在於一。以無爲恬澹。純任自然。爲養生之極則。說詳見智錄。是不病之先。並無陰陽之

明證也。陰陽且無有更何有於經絡靈樞經脈以病狀言之。可以得其彷彿。以解剖圖案比對轉無一相合者。例如陽明病有鼻孔乾。眼眶痠楚。頭痛。牙齦腫痛。發頤。繞臍作痛。諸證。靈樞經脈篇則云。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頰中。所以鼻孔乾。旁納太陽之脈。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所以眼眶痠楚。下循鼻外。上入齒中。循頰車。所以牙齦腫痛。發頤。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臚。所以頭痛。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所以繞臍作痛。其他各經類此者正多。惟僅就傷寒言之。不過十之四五合者。其餘十之五六。皆非傷寒病所能見者。以今

日解剖之動靜脈證之。乃無一相合。則經絡之爲物。亦等於傷寒六經必病而後見甚明顯也。

靈樞經別篇云。手陽明之正。下走大腸。屬於肺。手太陰之正。入走肺。散之大腸。此所謂肺與大腸相表裏也。證之實地解剖。肺與心有密切關係。參觀三卷心房造血節。似可云心肺互相表裏。又血中廢料。在肺中由別道輸入小腸。排泄於體外。卽讓一步說。亦當云肺與小腸相表裏。似大腸決無與肺相表裏之關係。然傷寒論之葛根湯有可異者。頭痛項強惡風。凡此爲太陽病。亦軀體外面皮毛上事。太陽陽明兩經合病。則自利。自利

乃大腸病。太陽主皮毛。亦曰肺主皮毛。太陽與陽明合病而見大腸之自利。正與陽明之正下走大腸屬於肺。及太陰之正走肺散之大腸之文合。然自病證言之。一爲惡寒。一爲下利。是絕不相蒙之兩種病證。而仲景則以一個葛根湯一味。不易治此兩種不同之病。而皆有效。然則自功效言之。豈非肺與大腸相表裏有的確之證據乎。又近頃針科針虎口治牙痛極效。按虎口靈樞謂之合谷。經脈篇云。手陽明之脈。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牙痛有虛有實。刺法有補有瀉。尋常風熱牙

痛。盡人知爲陽明經病。刺虎口是有疏寫意。刺之而效。是靈樞所言正確不誤也。然自今日生理言之。動靜脈皆出於心。纖維神經皆出於脊。其血管之細者。四肢百體無乎不達。究何所見而知虎口與牙齦有特別關係。皮毛與大腸有相通所在。凡事皆有其理。以今日解剖之精。所不能見。不能知者。而謂我國四千年前之人。已知之。見之。萬無此理。雖靈樞經水篇有其死可解剖而視之之語。須知此語不可爲訓。我國風氣。認鬻割尸體爲道德。上干禁之事。以故臟腑部位亦模糊影響。致後來有王清任醫林改錯之饒舌。凡此皆不容掩飾者。以

事實言之臟腑部位尙未清楚以功效言之其神妙乃至不可思議是誠千古之大謎此層不得其解雖欲研究將無從著手關係爲絕大也

偶閱醫賸

東醫櫟蔭拙者著

有古代解剖數則茲錄其略以推測

靈樞所謂解剖其一云

趙與時賓退錄。廣西戮歐希範及其黨。凡二日。剖五六腹。宜州推官盧簡皆詳視之。爲圖以傳世。其二云。王莽誅翟義之黨。使太醫尙方與巧屠共剝剖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導脈。知其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圖今不傳。其三云。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存真圖一卷。皇朝楊介



編。崇甯間。泗洲刑賊於市。郡守李夷行遣醫并畫工往視。抉膜摘膏。曲折圖之。其四云。聞見後錄。載無爲軍醫。張濟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值歲饑。人相食。凡解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

以上凡四事。皆在王清壬醫林改錯之前。而王莽一條最古。素問文字。就鄙見言之。有太古相傳之文。有周秦人語。有漢人語。說見拙著見智錄。靈樞後出。識者疑其與素問文字不類。謂是王冰所輯。今假定素問成書於西漢。則靈樞成書至少當在新莽之後。素問不言解剖。靈樞忽言解剖。又不言若何解剖。其卽巧屠剝剝竹筴

導脈之類似事乎。夫王莽之所爲。就道德言之。與尙書所言。斷朝涉之脛。相去幾何。其事不爲清議所容。其圖不傳。宜也。就醫學言之。其所爲雖粗。可謂醫家實地解剖之始祖。其圖不傳。甚可惜也。精研醫學之人。因其不爲清議所容。不敢昌言。復因其不傳可惜。因託言古代曾有其事。因此之故。僅有單詞隻句之解剖字樣。見於靈樞。未可知也。今之醫家。往往冥想。以爲古代必有神祕之解剖學。惜其書不傳。遂令西人專美。此種思想。良足自誤。須知古學雖不傳。必有迹象散見於古書之中。今從周秦諸子中。頗能覓得與素問類似之文字。例如

脈要精微篇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  
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  
墮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列子穆王篇陰氣壯則夢  
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盛  
則夢生殺甚飽則夢予甚饑則夢取此決非偶然相同  
吾疑列子引用素問又左傳秦和之言亦與素問盡合  
當亦是引用素問此外如春秋繁露陰陽之動使人足  
病喉痹與素問陰陽別論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同呂  
氏春秋盡數篇云精氣之來也因其輕而揚之因走而  
行之因美而良之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因其輕而揚

之三句亦同其類。此者苟再爲搜索當不止此數條。而獨不能覓得解剖之影響。卽此可推斷素問之爲書。至少。有若干成分。是周秦時人手筆。同時更可推得。解剖之學。古時必無其事。是故靈素商兌。根據靈樞解剖一語。證明古代解剖之粗。鄙人則以爲此正余君雲岫未之深思之故。須知根據素問傷寒論之學理。其精妙之處。直能邁越今日西國解剖學與顯微鏡所不能到之處。而其粗陋處。乃至不知臟腑之部位。不明體工之作。用。豈有如此不合理論之解剖學乎。

知識有兩大支幹。曰心之研究。曰物之研究。凡聲光電

化。皆物之研究。哲學論理。皆心之研究。若神學。則在宗教範圍之內。我國向來無物的知識。各種學術皆偏於心的知識。又皆含有宗教氣味。與西國惟心學說既微有不同。與彼邦宗教更性質迥異。此卽近人所謂玄學。至就體功言之。西人之解剖學。微生物學。生理學。皆屬物的研究。惟心思之作用不可解剖。故心理學之蹊徑迥別。其方法專從試驗動作感覺。以測心之能力。我國醫籍亦講體功。各種物的知識皆非所有。若素問所言。仍是玄學本色。惟其言病理之一部份。與靈樞之言經絡穴道骨脈等篇。則別開生面。既非物的研究。亦無玄學

氣味其方法與西國心理學極相似不過心理學所推測者爲心的動作與能力而我國之言病理實爲軀體自然之反應與其徑路質言之靈樞者古人以治心理學之方法研究人類軀體所得之成績也軀體物質也痛苦愉快物質所發生之勢力也今之西醫學從物質研求以明勢力者也靈樞素問從勢力研求以推測物質者也靈樞後出其書真否不可知要非全出於後人假託假使此書果與素問同爲古籍其中所言當已經數千百年之經驗其經絡氣穴乃從種種病狀測驗所得者但古文太簡謬刺之法早已失傳今日針科一二

種有成效。方法不過一鱗一爪。後人不解。以爲此書無從研究其實。苟知其方法。與西人治心理學相同。未嘗無法整理。使成一種專科。若傷寒論之六經所言。甚簡。苟知其爲病後之界說。尤屬易解。不必多爲曲說。使人墮五里霧中也。

傷寒提綱上篇

提綱之說。出慈溪柯韻伯。全書僅六條。(一)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二)陽明之爲病。胃家實。(三)少陽之爲病。口苦咽乾目眩。(四)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五)少陰之爲病。脈微細。但欲寐。(六)厥陰之

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卽吐蚘。  
愚按。以此六條爲提綱。於義實未安。有數事當知者。讀  
者意中往往以爲某經病。則當見某種病狀。此誤也。當  
知有某種病狀。然後定爲某經病。蓋由前之說不免認  
太陽爲膀胱少陰爲腎。則與實際多所抵觸。例如遺精  
腰痛爲腎病。踈臥但欲寐非腎病也。墜閉淋濁爲膀胱  
病。項強惡寒非膀胱病也。又以經爲主。則當先定經之  
徑路。經之徑路不可定。所謂未病時六經本無其物也。  
則必引證靈樞經絡引證靈樞經絡不能心知其故。卽  
不能言之親切有味而曲說以起。且以經爲主。則所注



意者在經而不在證。此實背仲景之義。仲景固注意病證者。曰醫丹波元堅著有傷寒述義。有云。蓋仲景之旨。先辨定其病。辨病之法在察脈證。故必就脈證以定其病。而後治法有由設焉。所謂病者何。三陰三陽是也。熱爲陽。寒爲陰。而表裏虛實互有不同。則六者之分於是立焉。所謂脈者何。其位寸口關上尺中趺陽。其體浮沉遲數緊緩滑濇之類是也。證者何。發熱惡寒。譫語腹滿。下利厥冷之類是也。治者何。汗下溫涼及刺灸之法是也。丹氏簡直以三陰三陽爲病。其說明白簡當。讀者易從。因采錄於此。至千慮之一得。初不因讀劉氏之書而

後有此思想。不過劉氏此說。益足爲我張目耳。又當知提綱一條。與下文各條。初不能如春秋經傳。通鑑綱目之整齊。第觀少陽當以寒熱往來爲主。而少陽條無其文。少陰祇踈臥但欲寐五字。其實少陰見證又何止此二者。厥陰自當以厥爲主。吐虬乃非必有之事。而厥陰條有吐虬無厥。凡此可見仲景下筆時。並不以此爲提綱。後人讀書。必欲強古人就我。遂隨處感入不就之困難。喻氏之重定章節。舒氏之自爲提綱。皆因此矣。

傷寒之爲病。由外而之內。在外爲初步。入內爲傳經。當其在外之頃。本論所揭藥者。中風與傷寒二者而已。有

中暑者。喝病是也。有中濕者。濕病是也。二者皆另提在傷寒範圍之外。其傷寒有兼見暑濕者。暑濕爲兼證。風寒爲主證。有從燥化者。有從火化者。是傳經以後事。若其最初則風寒二者而已。提綱之意義果何如乎。如謂每篇第一節爲一篇之綱。既不甚允洽。亦且無深意。如謂每一經之病證。當以第一節爲標準。則如少陽少陰厥陰等條。實不完備。是此說不成立。凡一經病證。當統全篇觀之。方無遺義。如謂提綱云者。乃病之綱領。則鄙意當以中風傷寒兩條當之。若每篇之第一節。不過爲每篇之發端而已。不足當病之綱領也。且就文字言之。

亦當風寒兩條爲綱領。然後全書條理分明。試申言之如下。

喜多村之總評云。經文所列諸例。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條必詳者。有略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大以該細者。是誠讀傷寒之不二法門。仲景之法。舉脈可以知證。舉證可以知藥。卽藥可以知病。例如中風條云。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傷寒條云。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桂枝湯證云。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麻黃湯證云。惡風無汗而喘。葛根湯證云。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桂枝加葛根湯證云。項

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葛根湯有麻黃。桂枝加葛根湯。無麻黃。有麻黃者。以治無汗之項背強几几。無麻黃者。以治有汗之項背強几几也。以是知凡云中風皆有汗。凡云傷寒皆無汗。凡用麻黃皆傷寒證。凡用桂枝皆中風證。桂枝有禁例云。若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大青龍湯有禁例云。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則厥。以桂枝禁例爲準。則知凡用桂枝湯之證。或言惡風。或言惡寒。並無汗自出。或有汗之文。可以測知其病皆有汗也。以青龍禁例爲準。凡用麻黃。無論其爲麻黃湯。大小青龍湯。麻杏石甘湯。但方中有麻黃者。

其所舉病證。或簡或繁。而不及有汗無汗者。皆可以測。知其無汗。或且明言有汗。而用麻黃。如麻杏石甘湯條。既與禁例相抵觸。即可測知。本文之自汗出之文。必有訛誤。推廣言之。中風以桂枝爲主。其病證小有出入者。則從桂枝湯加減。故本論中凡用桂枝之方。可謂之桂枝系。其傷寒之用麻黃亦然。茲爲易於明瞭之故。試爲列表。更從而爲之說。

桂枝系

桂枝湯 太陽中風脈緩發熱汗出惡風者主此。桂枝

本爲解肌。若脈浮緊發熱汗不出不可與之。按解

肌字卽發汗之意。故他條皆言發汗。此處出解肌二字。卻與麻黃湯對待言之。

桂枝加葛根湯。此條見證。較桂枝證多背几几三字。項強引背。有緊張意。似宜無汗。故云反汗出。反汗出。則當桂枝加葛根湯。若無汗則當葛根湯。葛根湯有麻黃者也。蘇頌曰。葛根主大熱解肌開腠理。  
(按葛根與桂枝異者。葛根涼而桂枝溫。用此有解陽鬱陽盛之意。)

桂枝加附子湯。此條見證。發汗遂漏不止。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附子自爲亡陽而設。汗漏

不止。陽氣外泄。陰液隨亡。陰傷則筋脈不仁。回陽則汗止。同時回陽。卽所以存陰。此正內經陰陽同出異名之妙諦。庸手所不辦者。至太陽病本當發汗。何以發汗遂漏不止。則誤汗也。凡本論汗之遂漏不止。下之遂利不止。皆爲誤治。治之苟當。必無此變。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此條見證爲下後脈促胸滿。微惡寒。尤在涇謂去芍藥者。恐酸寒氣味。足以留胸中之邪。續簡易方謂芍藥與失血虛寒之人不宜。古人云。減芍藥以避中寒。鄙人於此條別無心



得。姑從其說。大約脈促胸滿。芍藥非宜。

白虎加人參湯。服桂枝湯後。大汗出。煩渴不解。脈洪大者。主此。汪苓友云。此當是太陽證罷。轉屬陽明者。因是服桂枝湯後之變證。且與上條脈證相同。指桂枝二麻黃一湯。但加煩渴。用藥霄壤。按白虎加人參湯證。較之桂枝湯證。僅多煩渴兩字。亦猶之大青龍湯證。較之麻黃湯證。僅多煩燥兩字。大青龍當列之麻黃系。則白虎人參自當列之桂枝系矣。脈洪大煩渴用白虎人參。與陽盛必衄可以互參。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此條見證。爲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按此條諸家解釋。均屬可商。茲擇要一討論之。日本喜多村云。此乃桂枝湯本方加茯苓白朮。猶之桂枝加葛根湯。桂枝加附子湯之例。舊本誤著去桂二字。而前註更畫蛇添足。豈非可哂乎。又云。案成註不及去桂之義。但云桂枝湯以解外。則成所註本無去桂二字歟。若不去桂而用此方於此證。或有效驗。王肯堂以下多謂水飲所致。然無的據。金鑑則依桂枝去芍藥之例。謂爲去芍藥。

之誤。其說亦難從矣。成無己云。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爲停飲。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便。行留飲也。魏荔彤云。仍者。徒見其表證未解。不添裏證而已。鄙意去桂二字。良有未當。旣本是桂枝證。服桂枝而仍頭痛項強發熱。則桂枝在所必用。何得去桂。或者去桂二字。因無汗而增入。然無汗則有取於麻黃。桂麻各半。桂二麻一。桂枝二越婢一。皆是。因無汗而去桂。只此一處。其他無可互證。且無汗去桂。殊不足以塞責。是去桂必

誤。然去桂既誤。則無汗亦誤。一、因無汗不得用桂枝。二、因翕翕發熱本是桂枝主治。證原文傷寒論往往引前節一語省卻數語。令人於方藥中推勘得其所省者。參觀後文麻桂各半湯釋義。今翕翕發熱一語。既是桂枝證。則無汗兩字。當然訛誤。三、循釋仍字。亦可見無汗二字之說。不去。蓋首句服桂枝湯意。卽謂桂枝證。服桂枝湯。所謂桂枝證者。卽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以如此之病。證服桂枝。當瘥。乃不瘥。仍頭項強痛。仍翕翕發熱。豈得云仍無汗乎。四、若云

翕翕發熱斷句。無汗連下文貫至小便利者爲句。因無汗而去桂。猶可說也。去桂則本方爲芍藥朮苓甘草姜棗果足治頭痛項強翕翕發熱而無汗者乎。

以上就桂枝加減者。自屬桂枝系。其白虎加人參一方。與麻黃系之大青龍及越婢恰爲對待。列之桂枝系中。可以悟陽盛則衄之理。凡六方。皆治太陽中風者。此外從桂枝加減者。尙有新加湯。苓桂朮甘湯。桂枝加厚朴杏子湯。小建中湯。則爲救逆而設。與前方小異。故不及焉。

麻黃系

麻黃湯。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痛。惡風無汗而喘者。此湯主之。尤在涇曰。雖本文不言脈緊。然可從無汗而推。猶上篇傷寒不言無汗。以脈緊該之也。柯韻伯曰。麻黃八證。頭痛發熱惡風同。桂枝證。無汗身疼同。大青龍證。本證重在發熱身疼無汗而喘。按頭痛發熱惡風。爲太陽中風傷寒。共有證。尙省去一項強在內。無汗身疼雖同青龍。然青龍本麻黃系。當以青龍湯屬之麻黃。不當因青龍湯在前。而以麻黃湯隸屬青龍。此甚明顯。是

青龍同麻黃證。非麻黃同青龍證。至於喘則有有汗無汗之辨。有汗之喘。麻黃不但不能止。且犯禁。若無汗之喘。王樸莊云。喘正因無汗得汗則喘止。是麻黃之定喘乃因發汗之故此屢驗而不爽者。(參觀四卷小女傷寒案)是麻黃湯之定義當云。太陽傷寒。脈緊發熱無汗。其餘皆副證。不必盡具者也。第觀下文太陽陽明合病一條。及太陽病十日已去脈但浮者一條。可以證明吾說。本條禁例爲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與。第本條未言於大青龍言之。大青龍湯較之麻黃湯重要成分。僅多一

石膏石膏有汗固不禁。因知脈微弱汗出之禁指麻黃言也。

葛根湯。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此湯主之。本方

爲桂枝湯加葛根麻黃。桂枝加葛根湯。當然屬桂枝系。此方列之麻黃系者。以無汗爲傷寒條所統之故。尋繹病證與方藥。是風寒兼病者。可與麻桂各半。桂二麻一相提並論。又葛根芩連。則爲葛根湯所統者。葛根湯本可另立一系。茲爲頭緒簡明起見。列之於此。期與總綱不背而已。再按葛根湯爲表藥中之涼藥。惟其性涼。故兼治陽明。後條兩



陽合病主葛根。是太陽陽明藥也。此條項背強几  
几惡風。與陽明無涉。舒馳遠謂葛根是陽明藥。太  
陽篇中不得以此名方。似無深意。

葛根加半夏湯 太陽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此湯

主之。按滿則加朴嘔則加半夏汗多亡陽則加

附子煩燥渴熱則加石膏主治者爲主方加者爲

副藥其有不言所以而副藥變動者卽可知敘證

有省文汪苓友曰成註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

而不下利愚以其人胸中必有停飲故也其說可

從。

葛根黃芩黃連湯 太陽病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湯主之。按葛根湯所主治之病。其一爲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其二爲太陽陽明合病之自利。其三爲合病不利而嘔。其四爲太陽誤下而利。只此四條。葛根皆爲主藥。本方以芩連爲副藥。觀他方副藥隨證加減之例。則知喘而汗出之爲陽盛裏熱。芩連苦寒所以正治本論陽證。皆正治陰證。多從治舒馳遠釋。此條謂下傷脾陽。腎氣渙散。故喘。汗出爲亡陽。而主張用朮附參氏。故紙益智。其所說病證方藥。與本文完全

不對。不知何所根據。若謂太陽誤下。必傷脾陽。正  
未必然。張令韶亦有天氣不降。地氣不升之說。皆  
近於武斷。不可從。按此方治溫病。太陽證最效。  
以上兩方皆隸屬於葛根湯者。因葛根湯入麻黃系。  
故并列於此。

大青龍湯。證同麻黃湯而煩燥者。此湯主之。按此  
方意義。各家解釋均極精當。無俟贅述。方後云。汗  
出多者。溫粉撲之。日本喜多村曾著溫粉彙考。不  
知其書若何。鄙意不過實毛竅止汗耳。余嘗用市  
上掃身粉。亦甚效。

小青龍湯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渴。

或欬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主此。

按水氣。諸家均釋作水飲。冠以或字者爲不必

悉具之證。其說是矣。但證之經驗。有不然者。此病

欬與喘爲必具之證。細循方藥。乃專治肺者。是所

謂心下有水氣。實卽肺中有水氣也。有可以證明

吾說者。試條舉如下。(一)小青龍證凡兩條。第一條

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喘欬爲或然證。第二條專舉

喘欬而著一微字。循繹第二條服湯已云云。湯卽

小青龍湯。是兩條實祇一條。第二條之意義。乃服

小青龍之後。本不渴之病而見渴者。仍主小青龍。然則第一條亦只欬與喘耳。太陽之病表不解。乾嘔發熱。均非小青龍獨有證。小青龍獨有者爲心下水氣。與欬諸家釋水氣爲飲。謂水飲射肺則欬。是肺中有水也。肺中有水例無不喘者。(二)本論治水之劑曰五苓。曰真武。此處獨不及茯苓附子者。以苓附與肺水無干也。(三)宋竇材著扁鵲心書。專用艾火硫黃附子。而不滿意仲景。其書誠不無可議之處。然有一條如流行感冒之傷風欬嗽。竇獨謂之肺傷寒。亦用附子。余曾試之而效。細辛乾薑

五味爲鎮欬之劑。凡遇肺水喘欬之證。小青龍加附子。有汗者去麻黃。殆無不效者。(四)本年值此證最多。有曾經西醫診治而余接手者。有與西醫會診者。凡用聽筒聽之。肺中有水聲者。例無不喘。有以上四者。本條或喘兩字。轉疑有誤。詳悉言之。姑不下斷語。以待明者。

又方後有若喘去麻黃之文。汗出而喘用麻杏石甘。太陽篇中凡兩見。註家均謂麻黃能定喘。而疑此處去麻黃之非。以故儘有多數註家。疑此處方後加減爲後人驢入。非仲景意。鄙意有汗用麻黃。

總屬非是。亦竟未敢嘗試。然無論如何。苟此處去麻黃而是。則麻杏石甘條爲非。二者必有一錯。若以加減法例本文。又安知本條所舉之證無或誤者。本論三卷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亦可與本條互證。

以上凡六方。皆統於脈緊惡寒無汗名曰傷寒一條者。

桂枝麻黃各半湯。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圜便自可。一曰二三次發。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不能得小汗出。身

必痒。宜用此湯。喜多村謂面反有熱色句。直接上文。一日二三度發。極有意味。蓋本文脈微者。脈微而惡寒者。面色反有熱色者。三節並列。但玩文氣。連用三個者字。意義固甚明顯也。

桂枝二麻黃一湯。服桂枝湯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瘡。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此湯。循繹此節頗有省文。夫曰汗出必解。可知是不汗出。卽上節不能得小汗出。凡發汗當蒸蒸微汗。故云取微似汗。大汗出豈但熱不解。且無有不致重行閉汗者。上文大汗出下文汗出必解。卽是



大汗之後閉汗之故熟玩語氣極爲明顯。

桂枝二越婢一湯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宜用此湯。

按此節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三句亦倒裝文字不可發汗云者意謂不可與桂枝二越婢一湯須知麻黃是汗藥桂枝亦是汗劑諸家必欲將桂枝二越婢一湯釋作非汗劑遂不可通。

以上三條皆有麻黃然實是太陽中風證專爲汗後閉汗而設者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圖使自可數語三條皆同一日二三度發寒熱面色反有熱色身痒者桂麻各半汗後閉汗日再發者桂

二麻一。但熱多寒少者桂二越婢一。觀大青龍白虎均有煩燥。則應否用越婢。似當以煩燥與否爲進止。凡副藥皆隨證而加。可以推測而得也。而脈微不可發汗。則三條皆同。第一條陰陽俱虛不可發汗。第三條脈微無陽不可發汗。第二條脈洪大與桂枝。三條合觀。意義自明。質言之脈微弱者桂麻不中與也。余此說強半藍本喜多村。其說甚是。故從之。

傷寒提綱下篇

抑余對於提綱。有不僅如以上所云者。本論以六經爲病之地位。以傳經爲病之次序。始於太陽。終於陽明。太

陽在外。陽明在裏。由外之內。爲一定途徑。有直傳陰經者。有由陰經還入胃府者。斷無已至少陽陽明少陰厥陰之後。重復傳至太陽者。此卽內經所謂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膚腠。其次治筋骨。其次治臟腑。乃以由外之內爲一切熱病之定例。史記扁鵲傳。扁鵲診齊侯之病。亦正如此。可見中國古說皆同。本論撰用素問及陰陽大論。自亦以治皮毛爲第一義。以故第一卷開宗明義卽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燥煩脈數急者爲傳也。又云。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又云。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

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然此數節盡人皆讀。亦盡人可解。初無何種深意。故讀者亦都等閒視之。豈知此中含有一大問題。吾人今後當盡力研究者乎。西國醫學於一切熱病。分類絕細。所謂傷寒、副傷寒、流行性感冒、肺炎、氣管枝炎、腦膜炎、脊髓炎、肋膜炎。本書第三卷所列者。僅其一小部分之大略。各種炎證。什九皆有前驅證。又有轉屬證。語詳第三卷中。所謂前驅證者。大都頭痛骨楚肢體倦怠。食慾不進。或惡寒或不惡寒。繼而發熱。雖不盡如此。多數皆如此。如此之證象。實卽本論所謂太陽病也。夫曰

傳經。曰前驅。此其意義。南轅北轍。由外之內。當其在外之時。有治外之法。治外之法。用之。而當其病即愈於在外之時。故可以使經不傳。中國傷寒之名詞。有廣狹兩義。廣義範圍極寬泛。內經所謂凡熱病皆傷寒之類是也。實與西國急性傳染病之名詞相當。西國急性傳染病。其病源爲微菌。前驅云者。即病源菌所釀病證之前驅。既如此。治前驅無用。其意若曰。尙有大本營之制命病在後也。故傷寒必三候。而病有定型。此其不同之處。初非一二語可以了解。當於三卷中詳爲討論。茲姑置之。僅就中醫之傳經言。則提綱之義。當如下文所解釋。

病之中於人身。卽就廣義的傷寒言之。就純粹的中國舊說言之。亦不僅是外因。本論中之酒家喘家亡血家。皆是其例。以故當一種熱病流行之頃。有病者。有不病者。皆內因之不同爲之也。然精密言之。固不可忽視內因。而就大段言之。熱病之總因。實關係天人交感之劇變。故古人認六淫之氣。純粹是軀體以外之物。侵襲入於軀體。卽能病人。故寒曰傷。而風曰中。傷寒中風皆太陽病。是風寒之侵襲人體。最初根據地卽是太陽病毒。既得根據地。得步進步。從頭痛項強惡寒發熱之表證。一變而爲寒熱弛張咽乾脅痛。則爲少陽。再變而渴不。

惡寒而壯熱則爲陽明。有兩種同見者則爲兩陽合病。有三種全見者則爲三陽並病。亦有不經少陽而直傳陽明者。何以直傳。本論未言。以理揆之。當與天時環境秉賦有關係。特各經有各經治法。則經過少陽與否。於治法上無甚出入。惟病至陽明則告一段落。大分病毒至此而止。故曰土爲萬物所歸。至陽明卽無所復傳。病毒以太陽爲根據地。卽以太陽爲出發點。而以陽明爲其目的地。病至陽明漸漸化燥。苔黃糞結。故陽明主燥。此時若調寒暖。節飲食。無傷正氣。多半可以得大便而自愈者。故曰不服藥爲中醫。此爲熱病經常的程序。是

爲順傳。病毒初得太陽爲根據地。法當解表。解表者病  
在外層。祛之向外也。若不解表。或解表不如法。則變端  
百出。譬之剿匪。不問國何以多匪。又不問匪何所依據。  
惟迎頭痛擊之。是務則勢必潰決。而爲流寇。病在表從  
而下之。小之則爲氣上衝而熱不解。大之則有結胸之  
變。利不止之變。頭汗喘逆痞滿燥煩種種之變。病在表  
有汗者當桂枝。無汗者當麻黃。背几几者當葛根。陽盛  
者當青龍。越婢。葛根。芩連。若用之而誤。則有無汗而喘  
之變。漏汗亡陽之變。陽盛而衄之變。惕暈厥逆之變。若  
此者。病毒不能至其目的地。而潰決四竄。同時正氣虛。



抵抗①力益弱②於是病遂深入③而爲陰證④此爲不經常的  
謂之逆傳⑤試再申言之⑥以明其意義⑦。

病由經常的程序⑧至於陽明⑨治法多用攻下⑩何以故⑪盡  
人將曰此陽證也⑫陽證故正治⑬正治故治熱以寒⑭若陰  
證當從治⑮從治故治熱以熱⑯此其答語非不甚是⑰然吾  
以爲甚不明瞭⑱凡曲說之起⑲皆因不明瞭之故⑳今吾爲  
此書期於盡人⑳可以明瞭故不當如此說㉑然則當如何  
說曰治病當先辨病既確知病之所在同時當問正氣  
病毒從其最初所根據之太陽出發而少陽而陽明其  
勢力愈進則愈猖獗至陽明而愈甚畢竟病毒何所憑

藉曰正氣未衰也。反之。病。毒。傳。至。少。陰。論。病。則。已。劇。而。熱。反。不。壯。所。以。然。之。故。病。毒。所。憑。藉。之。正。氣。已。衰。也。本。身。之。體。溫。興。奮。至。於。峯。極。病。勢。之。猖。獗。亦。遂。至。於。峯。極。若。汗。大。出。而。熱。自。壯。肉。已。削。而。脉。反。洪。則。正。虛。病。實。最。爲。難。治。其。甚。者。病。久。而。脉。不。衰。汗。多。而。熱。不。解。更。不。能。進。食。如。此。者。名。陰。陽。交。交。者。必。死。更。無。治。法。若。猶。能。食。在。理。可。以。延。喘。故。倉。公。謂。安。穀。者。過。期。凡。此。種。種。觸。處。皆。通。成。效。與。學。說。兩。相。符。合。可。以。一。以。貫。之。者。是。故。病。毒。在。三。陽。之。時。在。太。陽。當。防。其。潰。決。所。以。有。種。種。方。法。在。陽。明。正。氣。與。病。毒。俱。盛。當。及。正。氣。未。衰。之。頃。攻。病。毒。

而去之故所用爲三承氣及至於三陰則正氣已衰病已深入多半當以溫藥化之故所用多萸附薑桂溫藥何以能化病此非求之內經直不得其說然內經爲玄學的學說或者以爲以今日科學頭腦當之總未能慊然於心吾有臆說勉强言之成理至實際尙有待於試驗蓋謂人體有變化則病菌當消滅語詳第三卷中茲且不贅以上之理論既明則提綱云者統全書六經以言之當以太陽一經爲提綱以六經之病皆從太陽一經起也就太陽一篇言之當以病之未離最初根據地者爲提綱以病在此處爲病之第一步而對付此第一

步之病者自爲第一步治法必先明此第一步之病與  
第一步治法然後經常的順傳與不經常的逆傳可以  
心知其故如此則傷寒論易讀也茲以鄙人認爲提綱  
者條列如左。

自太陽之爲病起。至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節爲止。共  
十二條。皆論熱病初步。就中名曰中風名曰傷寒兩條。  
爲全書總綱領。風溫一條另有說。詳後。身大熱反欲得  
衣節。註家謂是後人攙入。今姑不置議。循繹此十二條。  
是泛論太陽病。乃全篇之發端。而第一節太陽之爲病  
云云。又此發端之發語詞。若認太陽之爲病一條爲提

綱。則毫無意義可言。桂枝證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承名曰中風而言。其下一條亦然。第一條詳。下一條略。此兩條病情。皆病毒侵入人體最初時所有之現象。其桂枝加葛根一條。證與上兩條同。惟多一項背強几几。亦爲未傳變時證象。此下一條論下後氣上冲。卽是病毒潰後之事。不能與桂枝證與桂枝加葛根證並論矣。太陽上篇從太陽中風陽浮陰弱起。以下凡十九節。除最前三節外。皆傳變以後事。然欲識傳變以後病。當先識未傳變時之病。故鄙意以爲凡本論病毒在最初根據地。未經出發者。皆提綱也。茲僅就趙開美本記其章

數節數以免詞費。讀者僅一檢查。卽瞭然矣。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第五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十四節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第六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三節 第五節 第六節 第

八節 第九節 第十節 第十一節 第十二節

第十四節 第十六節 第十七節 第十八節 第

十九節 第二十節 第二十一節 第二十二節

第四十七節

辨太陽病脉證并治第七

第八節 第十一節 第三十三節 第三十四節

右共二十七節。皆未經傳變前之病證。皆桂枝麻黃證。皆承傷寒中風兩條而言。中多反復告誡之辭。若約之。纔五七節耳。凡熱病之最初第一步。已無有在以上所舉之外者。瘧濕喝霍亂除外我故曰。是乃真提綱也。若復以順傳各節分爲一類。則太陽篇中各條。無不頭頭是道。太陽篇既了了。全書安有不了了者。

傷寒論研究卷二

武進惲鐵樵學

受業

參校

用藥之討論

中國醫學。晦盲否塞。近頃種種曲說。不足鑿人聽聞。遂羣以爲無多價值。若中國藥物。則羣衆公認以爲有效者也。半夏止嘔。首烏補益。騰譽歐土。近日西醫方努力研究中藥。而中醫反蹈常習故。毫無建樹。此亦吾醫界所當注意者也。然藥物之研究。循五行舊說。固無有是處。卽用理化。亦未便能窺測奧理。吾觀西醫所謂特效藥。其試驗之方法。大都借重動物。及考驗微生物。列如血

江陰章巨膺  
金山何公度  
武進徐衡之  
上海顧雨時



清爲喉證特效藥。其發明此特效藥之途徑。爲先知喉證之病源爲一種微菌。又知動物軀體有抵抗病毒之本能。然後推想喉證菌在血液中。抵抗病毒之質素。亦必在血液中。既有以上之理想。然後以此菌種之動物之身。逾若干時。取此動物之血液。與所培養之喉菌混合。於顯微鏡中觀此微菌之狀態。若微菌遇此血液。失其自由發展之能力。而摺伏不動。是爲凝集反應。凝集反應者。微菌受制於血清之證據也。所謂血清者。卽血上層之清液。既經以上之試驗。然後用所採得之血清。注射於病喉者之身。則猖獗可怖之喉證。得此血清後。

竟漸漸減退。不過五六日間。卽已霍然。於是乃得一定例曰。血清者。治喉證之特效藥也。余固未治西醫所言是否真確。是否無遺漏。未敢自信。但大分不甚相遠。准此以談。則理化或未足以測知藥之效用。吾言至此。乃連類而及一種極奇而極不明瞭其理由之事實。爲外國醫學博士所不知。而我國喉證大家所未嘗夢見者。今不避繁冗。詳悉言之。并略及鄙人之理想。以資探討。或者竟因此而於外國微菌學說有所輔益。於我國醫學有所發明。亦未可知。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歐洲十九世紀之科學。極光輝燦爛之觀。而其太初第一步。

乃始於蘋果落地。從蘋果落地而明力學。因明天文。因明地質。聲光電化各種。實導源於此。以此爲例。今吾所言者雖甚細微。安知將來醫學不從此改觀也。

先是兒子阿通。十三歲。讀書於尙公小學。年終開運動會。僅著單層布操衣。終日僅食冷饅頭肉餡者三枚。既凍且餒。歸則嚷餓。狂啖豬油拌麵一大碗。卽臥。翌晨發熱。無汗。惡寒。而喉痛。其喉有白腐。而外面頸皮略腫。此事在十二年前。爾時余於醫學尙屬門外漢。略略涉獵時方而已。因屬家人偕至馬逢伯處。馬爲刺喉間令血出。更爲開方。又予白藥一包。其方已不記憶。惟憶有山

豆根此物氣味極惡劣。余思此殆湧吐劑。白藥粉則大約是石膏。然猜測而已。無從知也。服藥後。喉痛愈劇。越宿。全喉皆白腐。當卽延西醫陸君。陸謂病奇重。當卽注射血清。并云。此病最易傳染。非送醫院不可。否則危及一方居民。於是送某醫院。在院每日皆注射血清。然熱迄不退。弛張頗甚。至十一日而見疹點。卽西人所謂猩紅熱。更六日而歿。某醫院治喉證。極有名譽。然證之西籍。喉證之爲病。愈者本只得百之四十五耳。嗣是余頗奮志治醫。兩年後。於傷寒之理論小有領會處。猶憶民國三年元旦。無所事事。偶念盍於此時一研求喉證治

法坊本陳修園四十八種中有白喉忌表一書。所言極無理。乃託之乩筆。閱竟。極不以謂然。援筆作書後。可千餘言。大略謂此書背傷寒論理論。不可爲訓。其翌日午夜。小女毛頭纔六歲。呼喉痛。視之。一邊有白腐如花生仁大。其證狀發熱惡寒無汗。余於評白喉忌表時。卽認定此種證狀。等於傷寒太陽病。惟此病傳變。始終不離咽喉。且舌絳口渴。是溫熱證狀。其脉類洪數。大都無汗。於初起時得汗。則喉痛立瘥滅。此表閉陽鬱之證也。今不問其喉爛與否。僅解其表。而清其熱。在法當瘥。其時已夜三鐘。不及買藥。姑俟明日。乃晨六鐘視之。喉間白

腐兩邊均有。其面積較三鐘前增加一倍。病毒進行之迅速。良爲可驚。卽以麻杏石甘湯予服。而內子見報端廣告有某藥房保喉藥片。急足往購。每半鐘含藥一片。向午汗出。傍晚熱退。喉間白腐面積縮小。作黃色微帶綠。其不腐處則作殷紅色。痛則大瘥。是夜得安寐。翌晨霍然。余深信麻杏石甘湯之中肯。而內子頌保喉藥片之功德不置。詎女兒纔瘥。十二歲之兒子復病。病狀盡同。余已有把握。不復驚惶。然頗欲知保喉藥片與麻杏石甘功效孰勝。因勿予藥。專服保喉藥片。越三鐘視之。白腐仍增大。惟不如不服藥片者之速。痛亦不甚劇。而

壯熱無汗則略不瘥減。更進保喉藥片。胸悶泛噁。不能受矣。內子惶急。促余予藥。余曰。君謂藥片佳。故余欲一觀其成蹟也。內子怒余以目。謂此何等事。乃作隔岸觀火態度。余乃令屏保喉片弗服。更兩鐘。喉痛覺增劇。乃予麻杏石甘湯。喉遂不痛。越宿霍然愈矣。嗣是每值此證。予麻杏石甘。無不效者。余二十歲時。曾患此病。爾時在里中。服藥不如法。瀕危。亦發猩紅熱。疊服養陰藥。經月始愈。其實幸而不死耳。苟初起時用麻杏石甘。太陽既解。必無以後種種危象。近來中醫界知此者漸多。白喉忌表之謬說不足惑人。而喉證可怖之聲浪亦一落。

千丈。其實凡病之一藥可愈者。皆小病耳。以故宋竇材謂仲景傷寒論只治小病。其言雖不必盡是。固非全無意識之談。惟小病當知治法。苟不知而誤治。則小病必爲大病。前此遇喉證談虎色變。則因不知治法耳。又西醫對於此病。有一度患此。終身免疫之說。凡免疫者。此種微菌不能爲患。曾有某博士係終身免疫者。將培養菌吞服多許。並不患喉證。僅得微瀉卽愈。此事甚確。余曾躬親嘗試。余自二十歲患喉證。至兒子病時已十三年。余與內子晝夜看護。內子亦於二十歲時病此。故內子竟不傳染。余則傳染。然極輕。喉間雖有白點。著衣被



覆略暖得微汗卽瘥。今年八月間。鄒君聿文患喉證。延診。其病極劇。熱壯而口中臭氣甚烈。喉間白腐滿布。診脉之頃。余覺徧身有異常感覺。且晰晰有惡寒意。心知是傳染時光景。然頗欲知免疫者吞喉菌。僅微瀉之。語真確與否。卽亦不懼。視舌色時。且故意以鼻近其口。俾微菌吸入吾體。詎知其氣味惡濁。不可嚮邇。斗覺胸中作嘔。惡寒亦加甚。此時外間風甚大。診畢且須冒風而歸。心甚悔之。忽忽書方畢。逕歸。謝絕其他各家之延診者。抵寓後。令家人置消毒藥水痰盂中。探喉而吐。以吐能去毒。且亦能得汗也。詎久久竟吐不出。惟略得汗。惡

寒則止。於是避風取暖。約兩鐘許。胸脘不適處覺漸漸下移。已而腹中微攻動。可三鐘得大便兩次。而精神爽慧。余素患便結。此次乃如服微瀉藥然。此可證免疫之說。與免疫者喉菌不能爲病僅微瀉之語。信不誣也。今吾敘事實已畢。試系以理論。

就西國學說言之。喉證之病原爲毒菌。已無疑義。因凡患喉證者皆有同樣之微菌。證一。將微菌種之動物之身而取其血清。此血清能使喉菌顯凝集之反應。證二。且用此血清以治喉證。效果良佳。證三。故喉證之病原爲微菌。已成鐵案。不容有非難之詞也。然而麻杏石甘

湯能愈喉證。則爲顯明之事實。畢竟麻杏石甘何故能愈喉證。若云麻杏石甘或者能殺喉菌。此正不然。喉證血清能使喉證菌凝集。不能使傷寒菌凝集。傷寒血清能使傷寒菌凝集。不能使副傷寒菌凝集。菌之同異。當以凝集與否爲斷。形狀其次焉者也。菌之凝集不同。血清之效用亦異。傷寒喉證不能通用。至麻杏石甘本非治喉證之藥。麻杏石甘湯之主要藥。只是麻黃石膏。已是副藥。杏仁甘草更是副中之副藥。麻黃之作用爲發汗。太陽病無汗者可用。有汗者不可用。不問傷寒或副傷寒。或喉證。石膏之功用爲清胃。在傷寒論陽鬱煩燥。

者用爲重要。副藥惟麻黃有一緊要分際。卽病在三陽未離太陽者。可用若太陽證已罷。卽不適用。因麻黃爲汗劑。太陽旣罷。不當更發汗也。（傷寒論本文喘而汗出。用此湯與大青龍禁例相矛盾。疑喘而汗出句有訛字）若病入三陰。則麻黃之不用。更無待贅言。（陰證有用麻黃者。仍是解表。如萎蕤湯麻黃附子細辛湯。皆是。卽喜多村所謂在表而實者爲太陽在表而虛者爲少陰。故序例有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之說。此非本篇所欲討論之點。今姑置之）如此而已。今將麻杏石甘愈喉證。與喉證血清愈喉證。兩兩比較而討論之。則有大問

題發生。有不容忽視者。理由如下。

喉證血清愈喉證。因此血清能制喉證菌。因喉證之病源爲喉證菌之故。據商務出版之內科全書。以比令 *Belting* 氏血清爲喉證特效藥。惟宜用於發病初期。若毒素分布全身之後。則效力減少。麻杏石甘愈喉證。以麻杏石甘湯能發汗之故。喉證之初。惡寒戰慄。體溫升高。達三十九度。咽頭疼痛。西人謂之前驅證。因發汗則熱不鬱。喉疼卽瘥。減且喉頭已腐爛者。不發汗則腐爛之面積漸漸擴大。發汗則腐爛之面積漸漸減少。以至於無是喉之所以痛。而且爛。執果溯因。不得謂非惡寒戰

慄之故。惡寒戰慄。太陽證也。

然則喉證。血清愈。喉證。因血清。能制喉證。菌之故。麻杏石甘湯。愈喉證。因麻黃能解太陽病之故。自西說言之。粟粒結核之前驅證。惡寒發熱。黑死病之前驅證。惡寒發熱。流行感冒。脊髓膜炎。丹毒等之最初一步。皆惡寒發熱。是惡寒發熱者。大多數急性傳染病。最初步之共同點。就中醫言之。凡熱病皆傷寒之類。凡熱病皆由外之內。是太陽病者。乃廣義的傷寒。共有證。喉證之病源。爲微菌。微菌不滅。喉證不愈。血清愈。喉證乃因滅菌而愈。麻杏石甘愈喉症。乃因太陽病解而愈。今謂病菌滅。

太陽證雖不解亦愈以無病毒則太陽雖病當在脉靜  
不傳之列其理可通也假使太陽解而病菌不滅其病  
必不愈若謂太陽既解雖有病菌不足爲害其理不可  
通今太陽解而病隨愈是必病菌因太陽之已解漸就  
消滅也然則血清可以制微菌解太陽亦可制微菌於  
是吾敢下一定義曰太陽既解病菌卽漸就消滅抑猶  
不止此病不同微菌不同所取得之血清不同故傷寒  
與喉證血清不能通用凡屬急性傳染病其前驅證有  
惡寒發熱者卽爲有太陽證既太陽病解微菌不能爲  
害故凡有太陽證者第解其太陽證而病無不愈故麻

黃能愈喉證亦能愈傷寒。此是狹義的傷寒。故更得下一定義曰。太陽病既解。不論何種病菌皆漸就消滅。惟前驅證有汗者如結核病等不在此例。太陽病解。不論何種病菌均歸消滅。此何理乎。是卽不知。不敢妄說。第吾觀日本地震而有所領會。日本因建國火山脉之上。此次地震。僅三十秒鐘。而橫濱東京同時爲墟。其實地球末嘗有變化。不過一小部分略略顫動耳。假使地球全體略略顫動。則地球上生物當無噍類。以此爲例。則人體之表解汗出。其變化甚於地球一部分震動。微菌之消滅也固宜。然此不過理想。若欲證明其所以然。恐



非科學更進步不可。然即準此以談。吾敢昌言對於西國已成鐵案之學說。有所懷疑。畢竟先有微菌而後有太陽病乎。抑先有太陽病而後有微菌乎。微菌爲病源。是否真確不致倒因爲果乎。如云以甲之病菌種之乙身。乙即患同樣之病。是菌爲病源之說甚確。然動植物皆有人爲的天產的假定種菌的喉證爲人爲的喉證。自然發生之喉證爲感氣化劇變而生之喉證。假使吾謂自然發生之喉證先有太陽病而後有菌。故解太陽而菌滅亦有說以反證吾說之非乎。西國有鬱血療法。病理總論循環系節有癩脫疽菌。因用人工鬱血法見。

其菌不活動而漸就消滅之說是亦體氣變更微菌消滅之一證據又炎證是否由於微菌西方學者現方聚訟亦見該書炎證節下)

右節所言本爲第三卷中材料。因證明藥物試驗之難。連類及之。遂致自亂吾例。今吾當承上文而言傷寒用藥。試驗藥物。如西人之精密。猶且不能無疑義。則如我國科學不完備。治醫者之無常識。將若何而後可乎。一孔之見。以爲解決此事。非從傷寒論著手不可。傷寒一百十三方。爲藥共八十七味。河間劉守真所取用者僅四十一味。此可謂簡之又簡。蓋第一步必如此簡單。然

後可以盡研究之能事。其理由如下。(一)凡習用之藥。正  
面之成效。與反面之壞處。習醫稍久者。咸能知之。(二)從  
各家著作及醫案參互考證。凡習用之藥。其用法類視  
不習用者較爲詳確。(三)流行感冒無歲無之。若河間所  
用之四十一味。莢附薑桂且不在其列。苟患三數次熱  
病。卽有徧嘗之機會。藥物去病入腹之後。若何狀況。惟  
自服者知之最謫。以自服之感覺證古人之方案。則親  
切有味。迥異空談。須知河間之醫。雖不無可議。然確係  
仲景一派。迥異於其他魔道。此則吾人所當公認者。故  
吾以爲研究藥物之初步。莫妙於從此四十一味入手。

既謫知此常用藥之功效與其反面之流弊其第二步當注意藥之調節例如甘草一味其性平和隨方皆可加入近日論者以爲此味不過等於西醫之矯正藥滑黏藥調味藥豈知其作用正不止此此事說明頗非易事試爲解釋如下。

傷寒雜論云經謂熱淫於內治以鹹寒火淫於內治以苦寒調胃承氣君大黃之苦寒臣芒硝之鹹寒更佐甘草之緩調停於大黃芒硝之間又少溫服之使其力不峻則不能速下而腸中自和此說雖異於西國調味藥實頗近似矯正藥然究其實際迥然不同就調胃承氣

觀之。或僅就三承氣比較。均不足以明甘草之作用。是非證之積聚病不可。積聚之病名。詳於靈樞五變篇及百病始生篇。金匱亦言積爲臆病。聚爲腑病。靈樞言病源極繁複。不易明瞭。難經五十六難較詳。然複雜更甚。後世醫案此病不甚見。近日醫家識此病者殆亦不多。以我推勘所得。於靈樞奧旨既無背。於西國解剖亦甚合。而病則易識。可以於臨牀時指下無疑。不致誤入歧途。惟尙恨所言不能詳悉。我不敢自祕。亦不欲自文。言有未盡。願後之學者繼起研究。至於窮源竟委。亦醫學中一大快事也。

靈樞五變篇之言積聚。專指腸胃。百病始生篇則否。金匱之腑病當亦指腸胃。腸胃中有積聚。實卽西醫所謂胃病之一種。病雖屬消化系。其原因實不僅因飽食。以我之經驗體會而得者。此病之來源有三種。其一、用腦過當。其二、神經過敏。其三、吸鴉片。請一一分疏之。凡用腦則血聚於腦。用之過當則胃善飢。善飢則食不以時。且非時之需。自莫便於茶食。過甜則胃酸失其效力。油與麵合。則不易消化。前者未消。後者繼至。則胃爲之撐大。而消化力乃益薄弱。於是有胃呆滿悶便閉諸病。見其胃呆滿悶便閉。而乞靈於瀉藥。得暢便則覺瘥。然此

非推陳致新自然之體功。所謂自然之體功者，食物腐化之後，由胃入腸，一路吸收其精華，以營養四肢百體。同時即將糟粕下逼，使之排泄體外。今以瀉藥下之，則胃壁腸壁既無從吸收食物之精華，而糟粕之下降，由於藥力亦非腸胃自然工作。於是有一部分爲瀉藥所驅逐，必有一部分遺留於迴腸屈曲之處，當得暢便之後，胃中驟空，則非更以食物填補不可，而用腦不已，飢餓愈甚，食物愈多，停積亦愈劇，而瀉藥之需用亦愈殷。於是轉瀉轉填，轉填轉積，久而久之，遂成積聚靈樞云。

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淖澤。

如此則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  
溫不次。邪氣稍至。蓄積留止。大聚乃起。所謂皮膚薄而  
不澤。肉不堅而淖澤。卽食入胃後不能悉化。以藥下之。  
故腸壁不能吸收。滋膏所謂脾胃之間。寒溫不次者。凡  
胃熱然後知飢。凡胃寒然後消化不良。今知飢而復消  
化不良。故曰寒溫不次。觀傷寒論中救逆諸法。救誤下  
者。居其泰半。巴豆甘遂。皆爲古時醫師常用之藥。卽此  
可窺見古代醫師用瀉藥之風氣甚盛也。故素問曰。大  
積大聚。衰其大半而止。過者死。素問之意。固不患人不  
用瀉。而惟患其瀉之過當。尤可見古醫喜用瀉藥。第古



書均未言積聚。因用瀉藥而起。則因尙有遠。因在瀉之前耳。間嘗思之。今日成此病之因緣。較前此爲多。而上海尤甚。所以然之故。生計愈難。競爭愈烈。則用腦愈劇。食物備則尤易不節。而中西瀉藥且大登廣告。報紙已無隙地也。神經過敏者。與用腦過當不同。用腦過當者。多屬於文人。而神經過敏。則由於環境之壓迫。卽通常所謂肝氣。肝氣者。非肝病。乃神經病也。不過非癩癩之謂。憂愁憂思。則延髓神經常緊張而不弛。神經末梢通於動脈之管壁。故多鬱者。其脈弦。胃之弛張蠕動。亦神經爲之。故多鬱者。往往善飢而不能食。在傷寒謂之厥。

陰在雜病謂之肝乘脾惟其甚飢雖不能食嘗強食以  
自慰則必感消化不良爲反胃胃痛諸病凡若此者胃  
腸不能吸收充分之營養恆苦精神疲乏而大便燥結  
若亦乞靈於瀉藥則其結果與用腦過度者略同若吸  
鴉片者則因煙力神經興奮胃則善飢故吸煙者恆喜  
甜食及癮稍深遂成習慣每與茶食糖果種種不易消  
化之物爲緣而又常偃臥不運動則其爲積尤甚於以  
上二者其結果亦不能不乞靈於瀉藥則瀉者自瀉積  
者自積而積聚之病以成凡有此病者其脈必沉此吾  
所謂病在裏則沉脈應之也其人多瘠而面有瘡痂卽

靈樞所謂皮膚薄而不澤其舌苔必不勻或一邊有一邊無或滿舌如常人而有苔一塊不化病淺者偶見之病深者無時不見而吸鴉片者尤顯吸鴉片之舌常中心或根際一塊光滑初步如小豆繼而圓如小銀幣餘處之苔如積垢凡具以上見證者可直斷其人有積聚病百不爽一所謂能合色脈可以萬全古人望色知病皆以此也淺者爲之用騎牆語刺探俗所謂江湖術品斯下矣積聚病治法當攻下內經僅言大積大聚可犯衰其半而止未言若何攻法惟千金常言大風而積聚之治法類用風藥孫真人論病凡積久者泰半皆以風

爲主用藥亦多毒蟲故余有杜撰名詞凡舌苔不勻大便不爽如上文所云者名之曰風積因此病用他藥攻之所下之糞色黃且病者總覺大便不能暢快卽用燕醫生補丸雖得大瀉特瀉所下之糞總屬黃色且病者於瀉後依然自覺腹有餘積惟用風藥則所下之糞色黑且膠黏奇臭經三數次攻下嗣後遂繼續自下黑糞而胃納日增精神日見爽慧故同是攻下病不同則藥不同且攻藥苟不對病雖瀉而積不去卽可知誤攻之無益而有損余因此悟得凡當用大柴胡者不得用三承氣當用調胃承氣者不得用大小承氣攻之不及積

固不下攻之太峻則反不能盡下此亦物理之易知者是調胃承氣中甘草一味不僅爲緩和硝黃而設可以心知其故矣

其次最多用者莫如人參傷寒一百十三方用人參者凡二十二而皆不爲主藥非如獨參湯六君子之意在補益人參之功用用在補益旣意不在補益又何故用之吾鄉鄒氏所著本經疏證一書言之最詳亦最有價值因疏證所言者純用傷寒金匱兩書之方參互印證不下一武斷語亦不參以臆度實爲自來言藥物者比較真確之書其用五行陰陽說藥之處固未可拘泥要之瑜

可掩瑕至余之所得多半由於實驗雖不如疏證用力之勤而實無背經旨且亦簡明易從也余今爲該括之詞曰人參者助藥力者也凡猛悍之藥走而不守一發無餘欲其行稍緩留稍久與病相得則用人參用人參能令諸藥行緩留久而不減其功用故日增藥力是故無論汗下溫清和皆用人參惟有禁例表不解者不可用人參故小柴胡湯下云若外有微熱則去人參以故在傷寒論中無人參與麻黃同用者有濕者不可用人參故又云渴者去半夏加人參半倍病在下焦者不用人參理中丸條加減法云腹痛者加人參理中者理

中焦若少腹痛則不加人參矣邪實正實者不可用人參故白虎證腹滿身重口不仁面垢不用人參用意不在補然畢竟是補藥若病爲邪實正實則無犯實實之禁也凡病在上焦則用之欲藥直達下焦則去之故知人參能留藥因此可以推知諸柴胡證之用參卽桂枝證欲令蒸蒸發汗之意桂枝柴葛同是解肌柴胡亦發汗不過較緩故曰和劑和字勿泥諸瀉心湯之用參卽白虎加人參之意諸附子乾薑與參並用卽小建中用飴糖之意如此則當去當加自有標準若恣意用參或畏參如虎茫無理由者皆不足爲訓也此調節之

說也

本論又有當闕疑者如十棗湯之甘遂芫花大戟大陷胸之硝黃甘遂抵當湯之蟲蟲水蛭是也十棗湯條諸註家因方中芫花大戟皆以水飲爲言然本文其人皜皜汗出以下七句實未見有必用如此峻下之證據仲景於大承氣湯之用法先之以小承氣轉矢氣者然後攻之所以慎峻藥也今十棗陷胸均十倍猛烈於大承氣而證據簡單如此十棗湯證謂是水邪并結之最劇證僅註家如此說耳本文之心下痞鞭滿引脅下痛一語不足當十棗湯之主證是必有闕文至於陷胸其力



量不亞於十棗而結胸之病證卽因誤下而來先前下之既誤奈何更從而大下特下是非救逆且益之逆矣是必有訛誤不可從甚爲明顯其次兩方之分量亦一疑點十棗湯云甘遂芫花大戟等分以水一升半大棗肥者十枚先煮取八分納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者半之陶氏云等分爲諸藥斤兩多少皆同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以意裁之是水與棗皆有定而甘遂芫花大戟反無定也不可通章太炎先生云按十棗湯方下云右三味等分各別擣爲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棗肥者一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

匙半錢卽是甘遂芫花大戟總定量三味等分卽是甘遂芫花大戟分定量。若以大陷胸湯爲例甘遂爲一錢匙芫花大戟亦爲一錢匙邪甘遂重芫花輕自不當統以錢匙計且十棗湯註家均謂病旣急藥不嫌其峻但何故用此三味則徧考各家不得其說而傷寒論本文所列之證據亦與大陷胸瓜蒂散大同小異何故必用此峻藥亦從無爲之說者且大陷胸湯用甘遂一錢匙（影宋千金翼及趙開美原刻本均同）尤不可從藥量徐靈胎陸九芝均有考。劉守真許叔微均有說而各家微有不同。今據東瀛影宋本千金方一錢匙者用五銖錢

抄藥末。令不落爲度。一錢字者。用五銖錢一邊抄藥末。令藥掩五字。亦以不落爲度。章太炎先生云。按五銖錢抄之。不落其劑甚輕。今當驗之。而後定其輕重。吾今試以千金耆婆丸一爲映證。則知甘遂用一錢匙。當存疑矣。千金耆婆丸。藥共三十味。甘遂居其一。每藥各一分。甘遂得三十分之一。全料共三錢。合丸九十粒。每粒大如豆。約得三釐強。甘遂居三十分之一。纔得一毫強耳。章太炎先生云。按千金方拾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是所謂一分者。卽一兩四分之一也。若以一錢十分之一爲一分者。起于宋時耳。凡

患積聚病者。與耆婆丸三粒。卽得暢便。膠黏宿積盡下。千金服耆婆丸法云。一日攻之。二日補之。倘六粒作一次服。則病者將不任受。而審察三十味藥攻下之品。僅甘遂一味。則甘遂之力量何如。概可知矣。此爲余所躬親試驗。以之治自己。亦以治他人。最爲可信者。若甘遂用一錢匙。此物本重一錢匙。得二分餘。卽云一錢匙。爲一錢字之訛。亦得一分弱。重於耆婆丸三粒者。且百倍。此非一絕。可注意之事歟。丹溪治瘡。曾用三花神佑丸。按三花神佑丸。卽本方加牽牛大黃輕粉。每服不過痧藥大三粒。並可證此藥不能多服。丹溪又有文懿一案。

中脘食積痰飲。用甘遂一錢入豬腰中煨食。連泄七次。病遂瘥減。此則或者病重。或者非一次服食。未許貿然效響。至大陷胸湯條下云。先煮大黃。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渣。內芒硝。煮一兩沸。納甘遂末。溫服一升。則分量尤重。尤爲可疑。章太炎先生云。以千金丸劑比較大論湯劑。似有可憑。然此諸湯劑。千金亦盡錄之。則不能以丸劑之力生疑也。總之鄙意。以爲甘遂只宜合丸。不適用於湯藥。抵當湯之蟲。蟲水蛭亦然。千金九江散用蟲。蟲四十枚。水蛭一百條。其餘各藥約四十餘味。合丸如菘豆大。以治風病良效。然日服一丸良佳。漸加至兩丸。

卽感不適。至三丸則心盪。稍久鬚髮盡白。今抵當湯用  
蠱水蛭各三十枚。煎湯去渣服三分之一。雖曰有病則  
病當之。其敢漫然嘗試乎。病者之於藥未達不嘗。醫生  
之於方尤當未達勿用。然此爲一孔之見。世有學識經  
驗並富之人。於此三方曾有經驗。知其服後作何狀況。  
詳細公布。則研究之一助也。

吾言研究藥品當自服。讀者疑吾言乎。無論中國無科  
學。理化均所不備。卽西醫苟不能備嘗各藥。亦終不成  
爲良醫。微菌於免疫者。是否不能爲害。必有待於吞服。  
若僅憑理論。總不能莫逆於心。是其證也。章太炎先生

云按藥物療病大抵起于單方。蓋草昧之時。未有醫術。偶患何病而偶服一草得愈。遂傳之他人。歷試不爽。遂著爲本草。卽唐宋以來增附藥品。亦是醫家自知其效。必有單方在前耳。今西藥中金鷄哪卽彼中患瘡者所自求也。又自古爲大醫者。無不由大病中得來。孫思邈龐安常皆是。故曰多病知醫。千金屢言身有惡疾者。恆得遇仙。由今思之。何者爲仙。不過多食。常人所不食之物。因而知人所不知。能人所不能。古代多神話。遂相與譁然。以爲遇仙耳。凡人有奇疾。舉世所不能治。如此者。無有不究心醫學。以冀自療。夫有奇疾而究心醫學。其

病必爲慢性倘櫻奇疾而不加以治療則始終爲一種病不必有何種異徵惟今日藥之明日藥之積年累月則體功必呈絕大之變化或舊病未除而添新病或病根既動而元氣驟虛或治身之上半而流弊在下或治腸胃內部而反應在外假使其人自療二十年不死病卽不愈其所經歷迥非讀死書者所能夢見其萬一此爲自古產生大醫惟一之途徑絲毫無疑義者也夫良醫之成必由此途徑其事由於自然之機會非可強人相遵從此後中醫改良借助於科學試驗於動物自當事半功倍前此醫之真良者必曠代一遇之嗣後盡人



可爲良醫不必如古昔之艱難。然醫之事業與他種不同。凡具有決心爲良醫之人。必當有先入地獄之氣魄。則吾謂凡藥當先自服。食亦未爲失言也。凡研究藥物當從傷寒論方藥入手。其次金匱。其次千金。不由此道縱記憶千萬驗方。徒增魔障。丹溪東垣專以滋補爲能。其所用藥泰半皆本經上品。與傷寒金匱千金迥然不同。在朱李自身。或不失爲良醫。然後人僅能師其短處。中國醫學實由此衰落。至於葉天士以後。無理取鬧。更無費吾筆墨之價值矣。魔障重重。如蟻旋磨。如眼前現象。假使長此終古。醫學將何自改良。中醫而不改良。亦

終無自存之希望也已